圣经 66 卷书纵览（14）

历代志下

维保罗牧师 2019 年 5 月 5 日

翻译：甘晓春 2026 年 5 月 11 日

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基督如何贯穿整本圣经。今天我们来到历代志下。

今天要看两处经文。第一处是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这一直是我们的主题经文。耶稣在那里实际上是在说，整本圣经都是指着祂说的。第二处是历代志下本身的一段经文，就是历代志下 7 章 14 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 5 章 39 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 7 章 14 节）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愿我们从你的话中更多认识你自己。愿认识神的属性成为我们心中极宝贵的财富，使我们愿意不断更深探究你的性情，认识你是谁。父啊，我们也求你，当我们思想这些事的时候，能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既然你已经把你自己的名赐给了我们，愿我们行事为人都与这名相称。求你将这些恩典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最近，一位自称是我们宗派基督徒的年轻人，在会堂里制造了枪击事件。这件事再次把一个问题摆在了我想几乎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心里。简单来说，就是：这世界到底怎么了？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这绝不能仅仅被看作是老一辈人的感叹。这不是四十年代的父母看不惯五十年代年轻人的平头发型，也不是六十年代的父母看到披头士出现时，对那种长发造型感到

困惑。这不是关于时代风格的改变，不是那种“人怎么会穿这种裤子”的老年式疑问。我们面对的远比时尚深得多。

而且这种转变似乎正在急剧加速。那感觉就像飞行时不断爬升，速度越来越快。我在预备这篇信息时想到，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无法离开地面。可是从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首次飞上天空，到人类登上月球，中间只隔了六十六年。1903 年我们才离地二十英尺，到了 1969 年，人类已经站在月球上了。我们当中许多人认识一些人，他们年轻时在报纸上读到基蒂霍克首飞的新闻，后来又在电视上亲眼看见了登月。这就是那种变化，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不道德的“进步”已经迅速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今我们正被这一切所吸引，但那是一种消极的吸引。我们像中了咒一般，被眼前正在发生的事震住了。而那些所谓的专家、评论员，似乎依旧毫无答案。他们再次翻看电子邮件，查看社交媒体页面，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仅远远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道德黑暗正在吞没我们，我们甚至系统性地把人类思想中一切能够客观判断道德和伦理的标准都移除了。问“为什么我们在道德上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是一回事；但更严重的是，我们甚至开始说：“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判断道德本身了。”有一群人认为我们正在走向道德的败坏，而另一群人却认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好的。

弟兄姐妹们，如今火已经不在我们脚下了，火已经烧到了我们的后颈，而我们大家还在彼此询问：这里为什么这么热？

这次枪击事件之所以格外令人不安，是因为我们无法再把它归结为发生在遥远地方、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事。你会注意到，每当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空难、爆炸，还是其他可怕的灾难，美国媒体总会告诉你有多少美国人遇难。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那些人不都是人吗？他们不都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吗？他们当然同样有价值。但媒体知道，当消息告诉我们其中有美国人遇难时，我们会立刻感受到一种亲近感。也许我们可能认识他们。某种东西因此触动了我们。

这有点像我从前单身时，听到某个孩子遭遇不幸，心里固然难过；可是后来当我自己成为父亲，再听到某个孩子遭遇不幸，那种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事情本身没有变，孩子

还是孩子，但它突然在一种极其真实、极其个人、极其情感的层面击中了我。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只是看到远方发生的事，或者读到历代志中那些遥远年代的事，然后说：“他们到底怎么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近、极贴身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了？”

顺便说一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曼森谋杀案会如此令人震惊。因为参与那些谋杀的年轻女子，看起来就像隔壁家的女孩。她们本来像是会和你一起上高中的普通女孩。有人甚至会想：她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不是在同一所学校里长大的吗？

我记得哥伦拜恩枪击案时，我也有同样的反应。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看起来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只是两个看起来普通的年轻人，玩电子游戏，看上去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而我们却不得不问：我们到底怎么了？

我们活在一个无论老少都被席卷的世界里。性淫乱、性别认同混乱、堕胎、暴力、自杀、非法毒品，这些事情已经普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父母开始为另一件事感到不安，就是自己的孩子竟然不再感到震惊。

我们常常谈到这一点，也常常在问答时间里提起：“我觉得我的孩子本来应该感到震惊才对。”但答案其实很简单：当一件事变得司空见惯，它就不再令人震惊了。

在结束这段引言之前，我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这世界到底怎么了？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我这样开始，并不是为了把一个现代议题硬套进一段古老经文里，而是因为历代志下重新回顾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中对以色列的控诉。但历代志下不仅仅包含控诉，它也包含一种催促。

知道自己做错了，只是问题的一半。犹大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做错了之后，不能只是承认错误，更必须去做对的事。这正是我们在历代志下所看见的。

历代志作者并不是单单记载历史，好像在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其中还包含着行义的呼召，也包含着不要重蹈覆辙的呼召。控诉之中包含着催促。

你看，历代志下写成的时候，是为了鼓励并引导那些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人。

你们知道这段历史。以色列和犹大在属灵上、宗教上、道德上，一步一步越来越败坏，最后进入被掳。七十年之后，他们归回了。古列下令让他们重建城邑。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今我们回来了，要重建城墙，要重建圣殿。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叫我们不再重蹈覆辙？”

我会说，历代志下在某种意义上正映照着我们今天宗教、道德、政治和文化的处境，因为它记载的是犹大的衰落。

你们记得，神立约的百姓后来分成了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以色列衰败得很快，犹大则慢一些。历代志下主要关注的是犹大，但它所记载的正是犹大的衰落。

我之所以说它像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因为在历代志下所记载的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被掳。他们尚未完全陷入审判，但也绝不是像大卫时代那样在上升。

我看着这一切，不禁觉得，这正像今天西方福音派的处境。至少在西方，我们显然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一步步下滑。这与历代志下所呈现的情形十分相似。

历代志下前九章记载的是所罗门时代的智慧与荣耀。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罗门建造圣殿。大卫不能建殿，因为他是流人血的人，而圣殿象征的是平安与荣耀。于是我们看到所罗门建殿，看见圣殿被一一陈设齐备。读前九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想，这一切可以用历代志下 5 章 14 节来概括。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实在是美好的话语。

现在我想对那些可能还不太熟悉我们今天所处神学争议的人说几句。如今有一些人对于把今天的国家与以色列和犹大相提并论感到非常反感。他们会说：“你不能把美国和以色列相比，美国不是以色列，美国不是犹大。”不仅美国如此，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都不能这样类比。他们认为你不能把古代圣约之民的历史套用到今天的国家身上。

但弟兄姐妹们，请听我说，君王是神设立的，君王治理国家的法则也是神所定的。国家是神所建立的，而百姓应当遵行的公义标准，也由神和祂那永不改变的本性所决定。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与巴克斯特的看法一致。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把这段话

提出来，是要让你们知道，这并不是我个人孤立的意见，虽然我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可能和一些人看法不同。

“一个国家对神的回应，是决定其历史与命运的关键因素。并且我们还要补充，这个教训对现代英国和美国，同样像古代的以色列和犹大一样真实。”

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神如何对待列国。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学习神如何与列国互动。

到了历代志下第 10 章，我们开始看见犹大持续不断的衰落。

当然，其中也有好王。有一些时候，圣经称之为在神里面真正安息的时刻。我想我们有时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有人来问你：“你最近怎么样？”你会觉得，“还不错，我今天挺好，这一周也挺好。”在犹大的历史中，也有这样一些时刻，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比如在亚撒作王的时候，古实人的军队来攻击他，对方有一百万士兵。整整一百万。那时神拯救了他们。你看到的是神百姓的仇敌来势汹汹，似乎根本无法战胜，而神却说：“我顾念你们，我必保护你们。”

可是后来，亚撒失去了对神大能的信靠。我们读到，他因为惧怕以色列来侵犯自己，就与亚兰王立约。事情忽然变得有些令人不解。仿佛亚撒在说：“神曾经救我脱离一百万古实人的手，可如今我却害怕了。我开始离开信靠神，我更愿意依靠人的力量，依靠战车、马匹、军队的力量。”

先知哈拿尼来责备亚撒，对他说：“难道你忘了神怎样救你脱离那一百万古实人吗？为什么如今你却不相信神还能保护你？”

就在这里，我们读到历代志下 16 章 9 节那句既美好又极其令人警醒的话。我实在很喜欢这节经文。而且你们知道，我常常引用这节经文。只是请你们记得，它的背景是这样的：神已经救你脱离一百万人的军队，而如今你却不相信祂能够救你脱离一个更弱小的敌人。你必须认识自己究竟把信靠放在哪里。你安全感的根基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在辖制着你？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代志下 16 章 9

节）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使用正常的方法。我很赞同一位美国内战将军说过的话：“要祷告，也要保持火药干燥。”意思就是说，人仍然要尽自己的责任。但归根到底，你必须明白，你真正信靠的是神的护理和神的大能，而不是人的力量。

那么亚撒是怎样回应的呢？他发怒了，把先知关进监里。所以，神的话从来不一定总是受欢迎的。

在接下来的各章里，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君王，有好的，也有恶的。有些时候，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些时候，又行恶。圣经不断这样记载：他行正道，他行恶事，他行正道，他行恶事。

比如约沙法就是一位行正道的王。但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圣经说，那些丘坛仍然没有废去。

圣经里提到的丘坛，通常指的是拜偶像的地方，是百姓去敬拜假神的所在。在约沙法的时代，丘坛没有被除去。但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因为约沙法喜爱这些事，而是因为“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历代志下 20 章 33 节）

所以，君王有君王的责任，领袖有领袖的责任。若把这应用到二十一世纪，牧师有牧师的责任，长老有长老的责任。但会众同样也有自己的责任。

会众必须把自己的心转向他们列祖的神，转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转向基督的神。如果有一天讲台上站满了那些拒绝基督位格和工作的讲道人，那么会众就必须作出回应。

后来我们又读到一些好王，也有非常勤奋有作为的王，比如乌西雅。他似乎发明了某种大型投石器，可以把巨大的石块投射出去。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王在防卫以色列方面非常有创造力。

可是乌西雅后来做了什么呢？他进了圣殿烧香。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我什么都能做。”但他虽然是王，却不是祭司。他没有资格进圣殿烧香。

人常常会高看自己，超过自己的本分。

于是神使他长了大麻风，直到死日。仿佛神在说：“我承认你打仗很有本事，但那不是你可以进入圣殿烧香的理由。我已经说过，那是祭司的职分，不是你的。”

时间继续往前推进。我们读到，无论是王位还是圣殿，都开始显出败坏的影响。事情越来越可怕。

我们所读到的那些事，正是今天我们也看见的事。我们常常看着这一切，不禁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神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怎么会在伦理、道德和敬拜上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孩子被放在火中焚烧。这样的事在经文里一再出现，一次又一次。孩子被献给摩洛，在火中焚烧。几乎可以说，偶像崇拜所带来的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就是孩子受害。

那些君王也变得极其现实主义。你告诉我，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正在看到的吗？他们所追随的神，不过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有用、似乎能够带来利益的神。

说实话，这让我有一点不安。我心里有一部分仍然会为我们还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而感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个人连口头上都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就很难当选总统。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总比完全没有要好。

但与此同时，这也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如果你想在政治上不断往上爬，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最好都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

这让我想起神圣罗马帝国，也让我想起中世纪的罗马。那时候教会掌握着权力。所以如果你想拥有权力，就必须进入教会。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教会本身陷入黑暗，最终才有了宗教改革。神绝不会被人轻慢。神终究会亲自处理这些事。

可是今天我们有一种心态，就是认为神是为我工作的。今天书店里许多最畅销的基督教书籍，讲来讲去几乎都是这一套：神是为我效力的，祂要给我想要的东西，祂要成全我的梦想，我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正是犹大开始下滑时的心态。

我想，历代志下 28 章 23 节把这种心态说得非常尖锐。“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结果当然并不好。圣经接着说：“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

弟兄姐妹们，我知道这很难。我也是在对自己说。按着本性，我们都是自私的人，

我们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受造物。但我们绝不能用一种“神存在就是为了让我得方便”的态度来亲近神。

说真的，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是一件极难的事。而基督正是我们的榜样。祂并没有顾念自己。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这信仰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要告诉你，我的确相信，真实而诚恳地敬拜神，无论今生还是永恒，都会带来祝福。

但是，我们与神之间真正的关系，必须包含舍己。这正是我们蒙召去效法基督的地方。我们应当存这样的心，这心也曾在基督耶稣里面。祂倒空自己。而这，实在很难。

历代志下的结尾，是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圣殿被焚烧。神的话被人藐视。圣经说，他们戏弄神的使者，藐视祂的话语，讥诮祂的先知。

这就是神立约的百姓最后的光景。而这一切最终在历代志下 36 章达到一个极其悲伤的结局。那里说：“以致耶和华的忿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历代志下 36 章 16 节）这绝不是你愿意听见的话。

七十年过去之后，神感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殿。这就是历代志下悲伤的结尾。

那么我想问你，这仅仅是一堂历史课吗？当然，我承认这段历史很有意思。但它只是一些值得一听的古代故事吗？还是说，它对我们今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基督在哪里？

如果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是指着祂说的，那么祂在这段历史里在哪里？

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发生这些事的世界，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如果你当时就活在那个时代，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你会怎么想？而且别忘了，我们今天的处境其实相当相似。

和历代志上一样，耶稣当然可以在圣殿中被看见。如果你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过圣殿如何在许多细节上预表基督。离了基督，圣殿其实不过是一座毫无意义的建筑，甚至

是应当被拆毁的建筑。事实上，这样的拆毁至少被神命定过两次。

如果圣殿不能借着基督归荣耀给神，那么它就不过是一堆砖石而已。耶稣说过：“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马太福音 24 章 2 节）

顺便说一句，在我上一次讲到圣殿若不归荣耀给神就当被拆毁之后，巴黎圣母院竟然失火了。这当然只是神护理中的巧合，我并没有安排那场火灾来作讲道的例证。不过这件事的确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必须承认，我看到那场火时，心里是惋惜的。我喜欢艺术，也喜欢历史，也珍惜那些文明遗产。但这一切若取代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其中就带着一种深深的黑暗。

而在历代志下，我们看见了王位、圣殿和先知之间的互动。

让我尽量把它讲得简单一点。王位代表君王。圣殿围绕祭司。先知则是传达神信息的人。

我再进一步，把它说得更直接一些。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表达，如果你们愿意，问答时间我们还可以深入讨论。王位代表国家。圣殿代表教会。先知代表神的话语。

如果我要把历代志下带到今天，我大概会这样说。我并不相信今天仍有旧约意义上的先知继续存在，但我们仍然有神的话语，而神的话本身就是先知性的。今天仍然有“王位”。虽然我们不是君主制国家，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王位代表政治权柄。

而圣殿呢？圣经说，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神的话语是建立真实教会所必需的。而真实的教会，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体能够稳固而安全所必需的。

你们明白这其中的关系吗？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政治秩序，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它并不是要变成教会，但它必须受教会影响，必须受神百姓影响。

有些人既是教会的一员，也可能是国家的一员。你可能是教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参议员。在职分上，你当然有不同的责任和权限。但在是非标准上，你绝不能戴上另一顶帽子。如果在伦理上你变成了两套标准，那就是心怀二意。

但是，如果教会失去了先知，也就是失去了神的话语，如果教会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那么它就不再是教会。而如果教会败坏了，国家就毫无希望。你们看见这其中的联系了吗？

神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借着祂的话语，在基督里建立祂的教会，归荣耀给神。当教会成长的时候，它自然会开始影响周围的一切：国家、文化、经济、艺术、教育。

但如果神的话语被弃绝了，教会必然衰败。而教会若衰败了，国家又怎么可能存立呢？

说到这里，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今天教会中正飘荡着一种宗教人类学的方法论。这种观点大致是这样说的：人既然有神的形像，即便没有神的话语，即便没有基督的教会，人类仍然能够凭着自然启示、凭着人自己的本性，公平地彼此治理。

他们会说：“不要跑到国会里去引用圣经，那样只会被人笑话。我们有共同基础。人都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他们也都看见同一片天空，所以依靠这一点就够了。”

但我要郑重地说，我不同意这种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似乎没有真正理解人的本性，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历史，也没有真正理解圣经对于人在失去神的话语之后会走向何方的描述。

我两个姐姐上初中的时候，她们学校的墙上就刻着这句话。后来我们搬家，我读的是另一所学校。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他们虽然没有注明出自箴言，但那句话就刻在那里，至今还在。“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 29 章 18 节）

小时候我看到这句话，总以为它是在说：你要有梦想，你要有愿景。我想，大多数人大概也是这么理解的。但这根本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

让我给你们一个更准确的翻译。这里的“异象”不是指个人梦想。有些译本直接译作“先见”，其实就是先知。“没有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 29 章 18 节）

圣经在这一节经文里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一旦神的话语被弃绝，会发生什么。圣经也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依靠自然启示、自然法则，会发生什么。没有先知性的默示，没有先见，没有神的话语，结果是什么？民就放肆。这一点在圣经里一点也不含糊。

那么，基督在这一切之中在哪里呢？

弟兄姐妹们，祂就是先知，祂就是祭司，祂就是君王。祂就是这一切。

我们谈王位，谈圣殿，谈先知。而祂就是这一切的完全成全。旧约那些君王并不完全。有时候他们是好的，有时候他们又是败坏的。王位需要圣殿，圣殿和王位都需要先知。而他们的不忠最终使他们失去了王位，失去了圣殿，也使先知被囚禁。

今天的世界、国家、文化，同样需要一个忠心的教会。而一个忠心的教会，必须忠于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疯狂与道德上的被掳，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向一位爱我们、保护我们的君王屈膝；不愿意接受一位用自己宝血救赎我们的祭司；也不愿意听从一位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认识这些真理的先知。如果主日之后有一天真的来到字面意义上的被掳，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使徒保罗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本性，继续拒绝神，神就会任凭我们去行某些事。在罗马书第 1 章里，他一点都没有含糊。

神会任凭人陷入性方面的混乱，任凭人进入败坏、黑暗、邪恶的心思。保罗说得很清楚：离了神的恩典，离了基督的福音，即便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所行的是该死的，我们不仅仍然去行这些事，而且还会赞同那些行这些事的人。

这正是当我们以不义压制心中对神真理的认识时，必然会发生的结果。而我们本性上，正会这样做。

为什么这些可怕的事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我们本性的方向。我们说：“我们可以自己治理自己。”而如今，我们正在亲眼看见那条路通向哪里。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

简单地说，我并不觉得自己现在讲的有什么特别惊世骇俗的地方。我希望这些至少是合乎常理的。如果你们觉得哪里有问题，欢迎在问答时间提出来。

但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个人应当怎样回应。

不是先谈投票，也不是先谈那些宏大的政治行动。而是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我们必须既有不容妥协的一面，也有忍耐包容的一面。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必须坚定不妥协，同时也必须宽容忍耐。

这也并不矛盾。尤其像我们这些年纪稍长的人，很容易有一种试探，就是对着这一代年轻人发怒。可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一代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自己不忠心的受害者。我们曾经努力把神从文化中排除出去。

然后，当年轻人做出圣经早就明说他们必然会做的事时，我们反而对他们大发雷霆。我们开始朝他们吼叫。

可我要告诉你，仅仅跑去告诉年轻人：“谋杀和自杀是不对的，你们的欲望和倾向是罪”，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智慧，而且通常也并没有太大帮助。

只是跑到网上，或者站在那里大声说：“你们做错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是做广播节目的。有一次我们为这件事有过争论。我听见他在节目里猛烈批评“十二步戒瘾法”。

但他在节目里批评得很厉害。他说：“耶稣没有十二步计划，耶稣只有一步计划。”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 8 章 11 节）

好像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想问题，不是吗？“只要说不就行了。”我们总喜欢用一些简短的话，好像那就是极其深刻的智慧。

但我要说明，我绝不是在说我们不该把罪称为罪。恰恰相反，把谋杀称作谋杀，把自我毁灭和自杀称作罪，把各种性别混乱称作罪，我认为这些都必须明确说出来。

所以我绝不是在说：“什么都不要说。”

我们刚才讲过，要坚定不妥协，同时又要忍耐包容；要对罪不能容忍，同时又要有宽容的心。你可能会问，这到底怎么做到？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你需要祷告，求神赐智慧，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你需要建立真实而有爱的关系，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你在乎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出于为他们灵魂着想，而不是因为你对他们感到厌烦或愤怒。

让我这样说吧，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克服自己天然倾向，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极高、极难的呼召。

前不久我和一位女士谈话，她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深刻的话。她提到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当然可能是罪，但对于一个已经被这种欲望深深辖制的人来说，要克制自己，那种困难程度，很可能就像一个异性恋的男人或女人被要求去克制自己的异性倾向一样艰难。

你会明白，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那是罪，你别做就行了”可以解决的。因为如果我走到你面前，对你说：“我知道你是个男人，我知道你有男人天然的倾向，现在你就给我克服掉吧。”你会立刻感觉到其中有一种冷漠。当别人听见你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问题是：你能不能在不妥协的同时，又有忍耐、怜悯、爱心和温柔？你能不能明白，你正在要求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可能极其困难？仅仅因为这件事对你不困难，并不表示对他也不困难。

而且说实话，你自己也有自己的难处。也许基督若要对付你我，也会像祂对待那个少年官一样。“你还缺少一件。”（路加福音 18 章 22 节）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缺少的一件”。事实上，我们缺少的，远远不止一件。所以我们必须以智慧来处理这些事。

有时候我知道，人听完一篇讲道，走出去以后会彼此说：“他刚才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可能有人会说：“保罗牧师刚才是不是在说同性恋没问题？”绝不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一切，都绝不是要我们把恶说成善，把善说成恶。我认为，那本身就是极大的败坏之源。

但我要说的是，仅仅贴出一节经文，告诉别人你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智慧，还必须有敏感。

如果把这件事放到国家层面，那当然是一个更大的层面。而答案其实就在历代志下本身。按理说，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

可是我不止一次听见一些圣经教师说，我刚才读过、现在要再读一次的这段经文，不应该应用在美国，也不应该应用在任何现代国家。

对此，我郑重而强烈地表示不同意。

这是神对所罗门说的话。所罗门刚刚祷告完，神就对他说：“好，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事情会变得很糟。但这是我的劝告。”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 7 章 14 节）单单这一节经文，就足以讲一整篇道。但其实这节经文并不复杂。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实在为我们的土地祷告。我们也为世界各国祷告。我们为各国的领袖祷告，愿他们因着自己的治理，使在他们权下的人可以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然而，父啊，我们也知道，若任凭我们自己，这一切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知道，惟有当那些掌权的人按着你的话语治理，他们的领导才会真正成为百姓的祝福。所以父啊，求你帮助这些领袖，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最终所服事的是你。当他们服事别人时，实际上是在向你交账。

父啊，我们也为自己祷告。当我们在极其个人的层面上，与那些被这个时代的罪所捆绑的人相处时，求你不要让我们变得尖刻。不要让我们显得冷漠无情。愿我们成为一群既能讲真理、又能用爱心讲真理的人。愿那些听我们说话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不是出于愤怒，也不是出于挫败。

若我们真是这样，父啊，求你赦免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愿人能够看见，我们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我们真正在乎那些围绕着我们的人的灵魂。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